

卷之二

忠孝。

传曰：东卿司命曰：有萧邈之才，绝众之望，养其浩然，不营富贵。或至贞至廉，不食非己之食，不衣非己之衣，纷华不能散其正气，万乘不能激其名操。或先世有功，流逮後嗣，易世练化，改氏更生。此皆有应仙格，当登仙品。然必多历年所，始得渐进。至於至忠至孝，则今日谢世，明日便当补为地下主者，复从地下主者，便当进补仙阶。大抵忠也者，人臣之大节。孝也者，人子之本事。使为臣而皆不忠，则为君者，复何望於臣；为子而皆不孝，则为父者，复何望於子。如此则君臣之分，父子之伦，一切丧矣。人不禽兽如，必夷狄如也。惜其不知忠孝，乃超度之本，得获度世，莫此为速，不闻吕公海、兰公期之事乎。昔吕公海为御史中丞，正色直言，倾动朝野。一日独坐，悦见一青衣授以一丹曰：此清凉丹也，上帝非久南游炎州，命子糾正羣仙，彼州大热，故先以此赐公。再拜吞之，不啻冰雪下咽。未几，果捐馆。时朱明复初登第，在湘江见公，跨一玉角鹿，左右皆青衣小童，吏兵数百，前後呵拥。明复迎揖曰：君其已仙乎？公曰：吾此行侍上帝南游，不及欵曲，乃口占一诗曰：功行偶然书玉阙，衣冠无限葬尘埃。我今从帝为司糾，更遣何人直栢台。言讫不见。兰期家世孝悌，聚口百余，上下和睦，略无间言。一夕，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：吾乃斗中孝悌王也。夫孝至於天，日月为之明；孝至於地，草木为之生；孝至於人，王道为之成。子能孝悌，吾所以亲晒於子，既得见吾，得道必矣。後果如言。然则至忠至孝，其於度世，岂不捷疾。呜呼，忠孝者，既如此，则不忠不孝者，当如何哉。

赞曰：

非忠无君，非孝无亲。舍是二者，兽而不人。庄周放荡，命义是遵。释氏空寂，报恩犹勤。戴天履地，孰逃其身。

友悌。

传曰：有子曰：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司命使者，以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为三纲。本之与纲，字殊而义一，若弃本舍纲，伦何以立？大抵能践其实，则上下相安而不渝；苟尚其文，则悔吝易生而必渎。昔姚栖云，家不甚富，惟仰给农桑。生三岁，其父为其兄无子，代之远戍，遂死于边。栖云既丧，迎魂以葬，卢於墓侧，终身号慕。县令苏彻捐俸买田，开阡刻石，以表其事。府尹浑瑊列状以闻，有诏褒赏，旌表门闾，名其乡曰孝悌，社曰节义，里曰爱敬。始自栖云，凡十五世，同居聚口数百，历三百余年，无一人异词。经五代离乱，子孙保守坟墓，不相离散。又有张诚者，亦田家也，累世同居，聚口一百七十有余，内外和睦，略无间言。衣服之类，皆无常主。每旦，家长坐堂上，子弟列堂下，以次受職，罔不只勤。自祖瑄至诚，凡六世同居，几二百余年，始终如一。呜呼，若二者者，真

所谓实践者也。尚虚文者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父母之身，分为兄弟。一本而出，安有异体。爱其枝叶，以护根柢。史消豆箕，诗歌棠棣。如损如箴，神相恺悌。

正己化人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君子正其衣冠。又曰，席不正不坐。呜呼，衣冠、几席，尚当使正，况行己乎。又曰：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又曰：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此皆圣人行己之大法也。然则人之行己，其可不正。惟其正也，人皆敬之。人知敬处，即其心已化处，又何待区区而化之哉。昔司马温公，为人正直，名闻海内。其居洛也，风俗为之一变，莫不敦尚

名教，不急货利，人随贫富，皆自足，後生晚辈知畏康耻，欲行一事，必相戒曰：无为不善，恐司马端明知。吕申公正直敢言，倾动朝野。时王安石出守常州，移书於公曰：某客京师二年，于兹疵吝，积其心胸，每不自胜。及诣长者，即废然而反。德人之容，使人意消。今於晦叔，见之荣阳吕公，心与道潜，湛然方寸。其为崇政殿说书也，日以正心修身之说，劝导人主。每自言曰：若身修心正，不假他术，而天下自化。是以所居则躁人化，闻风则薄夫敦。胡公瑗之为苏湖二州教授也，每解经至有要义，必恳切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，而後治人。然则诸君所以正己者，为如何哉。以此化人，夫谁不化。

赞曰：

表正影直，源清流泚。枉己直人，万无是理。圣贤何术，举斯加彼。瑕而戮人，三军见齿。大学修身，家齐国治。

矜孤。

传曰：孤也者，未能有成，亲已蚤世。或母死而父或再娶，或父死而母再行。其者父母俱亡，藐然孤露，不幸至此，情况何堪。王令捧负提携，寝兴衣饮。主之者信存惻隐，亦必不如亲父母之情爱之为亲切也，可不矜乎。世人但知孤为可轻，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养成大器者。昔张邓公士逊方在襁褓，父母皆卒。及长，安贫读书，勤苦不倦，竟能登科，致位台辅，以贤德称。此至贫之孤者也，自立如是，非能养成大器者乎？吕中丞诲幼失所怙，励志为学，不妄交游。洛阳之人，多不之识。及登第，人方知为吕正惠公之孙，历官言职，以劲正称，此贵家之孤者也。自立如是，非能养成大器者乎？然则孤可轻乎，愚於矜孤之下，不书矜孤，而辄书此者，正欲不幸而孤者，以此为法，皆知自励。右以矜孤言之，则前辈行之，视以为常，初不以为奇特。查龙图家道甚贫，尝聚亲族之惛独者养之，禄赐所得，随施辄尽。与人交情分切，至废弃孤露者，待之尤厚。尝有一同僚女，贫为人婢。公闻而赎之，嫁于士族。吕正惠公端与故相冯道、耀帅赵文度，皆乡里世旧。道子病废，公分俸给之，又荐文度之子绍宗于朝官之。非真实矜孤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方幼而孤，何怙何恃。怀抱无依，疾疾谁视。吾幼及幼，人子亦子。放麀违命，谢麀泣矢。能推是心，乃合天理。

恤寡。

传曰：寡也者，方当盛年，夫忽告殒，形单影只，触目无聊。况女幻男痴，百事未举者耶。此即孟子所谓：穷而无告者也。祸变如此，非穷极欤。欲语谁吐，非无告欤。为其夫者，虽云死矣，冥冥之间，乌得无念。昔徐择之判北京。赵士恍自仁兴来，留为干官。士恍与择之三子俱相得。无何，士恍遽以病卒。择之父子为办丧事且津，遣其妻子甚厚，又命小吏赵沂护送至京。沂毕事归参，忽作士恍语谢曰：士恍不善摄生，以方壮之年，遽就鬼录，荷公父子周恤之恩甚至，不惟死骨得归，老母、妻子皆得平达乡舍，无复流落失所之歉。区区此心，不胜感激。阴君亦以此敬叹，将有以厚报君矣。中贵黄述奉诏持扇帕，至彭泽迎赐北使。无何，舟师王贵中路病卒。其舟，乃两浙漕司官舟。贵死，舟当归官。其妻泣诉曰：舟今归官，妾一家十口，饿且死矣。愿得一言，使贵长子得继父业，不胜感幸。述至镇江言之，漕使即日刺其子为兵，付以父母。是夕，宿丹阳。明见贵操一小舟，远远从烟波间来，泣具拜曰：贵虽身死，长子已得继业，一家十口，不复忧矣，实荷公恩。言讫不见。呜呼，此固显显，姑置勿论。窃观寡妇，人中立志，大有远过人者，不可不书。赵公槩年七岁而孤，其母励志教笃，竟能登天圣五年第三人第。初遇郊恩，法当任子。公请以封其母为郡太君。宰相曰：公为学士，拟封不远。公曰：母八十有二，朝夕不可期，愿及今以为荣许之。李公筠年三岁而孤，其母秦氏有姿色。或有诱之使嫁，母怒叱曰：夫妇义属天伦，死生命由真宰。我宁饿死，其可再嫁。於是笃意教笃，竟能登第，官至耀帅。然则寡可轻乎，愚於恤寡之下，亦复书此者，正欲使一切寡妇，皆知所法云。呜呼，似此之人，天必报者，重乎伦也，何止子贵在己哉。

赞曰：

寡而守义，贤哲所重。折脛露筋，妇节尤勇。台筑怀清，暴秦是奉。况其无告，宁不为动。谁或躡之，不懟不竦。

敬老。

传曰：老也者，阅世之久，更事之多，袞袞年少，无限沦丧，庞眉皓首，独保康强，可不敬乎。开宝初，有郓州卢县尉许永者，诣匭进状曰：父琼九十七，长兄八十一，次兄七十九，水身七十五，愿得一近便差遣，以就荣养。太祖命召其父，既至，敷奏详敏，词气不衰。太祖大加敬欺曰：卿一门如此，必有大过人者。琼曰：亦无他，但累世义聚不分耳。太祖曰：此即卿大过人处。立命赐袭衣腰带、银装鞍勒一副，马一疋，御茶三十斤，杂彩三十段，与近便差遣一任，从其志也。吴元嗣亦享高寿，时圣节根括老人，惟元嗣一门，有八十、九十者，一百以上者，八人。内吴琬一名，一百一十有四，步履轻健，气不少衰。询其履践，亦累世义聚不分。诏赐一官，旌表门闾。门外又筑二所义顺土台，立二株华表鹤柱，异其礼也。至尊尚尔，况余人乎。窃尝求之本朝，处高位而享其高寿者，惟张退传，九十一；文潞公，九十二；赵康靖，八十六；张文定，八十五；陈文惠，八十二；曾宣靖、富文忠，皆八十以上。又求其次，赵清献、庞庄敏、向文简、李文正，皆七十以上，已不及也。又求其次，曹武惠、薛简肃、王懿敏、吕文穆、吕文惠、寇文愨，皆六十以上，又不及也。又求其次，神司谏，恰六十；刘集贤，恰五十；王内翰、尹舍人、王待制、钱宣靖，皆四十以上，远不及也。又如石徂徕，恰四十；苏内翰，三十九；赵舍人，三十六；王御史，三十八。此则尤可惜也，名利场中，弹指便过，还有於自己分上，做得些工夫者乎？如或未然，即是空来人世，浪走一遭。於诸佛所谓：愿我寿命长，勤行一切善，愿我福德盛，广济一切人之说，皆蹉过也。嗟乎，少年但知负才轻侮老辈，不知寿居五福之先。纵有多才，不到其地，於事何益？昔杨大年与周翰、朱昂，同在禁掖。时二公皆已老，杨方弱冠，每轻侮二公。翰大不堪，因好谓曰：君莫侮我老，老亦终留与君。昂从傍摇手曰：莫与，莫与。厥後太年，寿止四十有九。然则老也者，欲到其地，岂不难乎？可不敬乎？

赞曰：

学养三老，礼尊高年。为近於亲，家国所先。天与之寿，俾华其颠。人而弗敬，是名褻天。矧复耆德，敢不礼焉。

怀幼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少者怀之。孟子亦曰：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盖幼者，年方童稚，未有识知。为之长者，固当矜怜而抚恤之也。虐而视之，非人道矣。故父母有幼子，则当尽其恩勤；兄有幼弟，则当极其友爱。他人有幼者，亦当推吾恩爱之心，等而视之，不宜分别彼此也。若夫吾之子弟，则爱之；他人之子弟，则不爱，亦非所以尽怀幼之道也。况夫幼者，位则居卑，力则孱弱，卑者易侮，弱者易凌。苟无慈爱之心，则将挟长以自肆矣。在彼者，必无辩口，以别是非也；必无强力，以较胜负也。如痿者之被杖，无所逃避；如瘠者之受谗，不能辩明。其苦可胜道哉，甚矣，风俗之薄也。妇人之性，类多忌刻，为母之德不均，爱子之心始偏。己之所生，则亲之；妾之所生，则薄之。其为继母者，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。如闵子骞之母，冬寒，衣其子以纊，而衣子骞以芦花，使之御车是也。子骞之母犹尔，其他可知。由是孤孽幼稚，横罹惨毒者多矣。闾巷之人，规并财产，则为尊长、为兄姊者，为齟齬者，乃有不慈不义、凌虐其卑幼者矣。巧饰诉牒，伪立契约，囁牙保以曲证，贿史胥以舞文，使之困苦抑塞，无所赴愬，甚则阴谋诡计，损伤其性命者有之。呜呼，尚忍言之哉。昔者李知本一门，子孙百余，长少雍穆。阳城兄弟，孤惸相依。前辈救荒，则以收养孤幼为先。若此者，足以尽怀幼之道矣。

赞曰：

尧衰孺子，聃慕婴儿。仲尼之志，少者怀之。在厥初生，淳德未漓。易致凌虐，可无保持。所以孤幼，周仁先施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竟

